师生笔谈

能量分解法在羰基配合物 成键本质研究中的应用[。]

王 斌举 夏文 生^{**} 张俊 万 惠霖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借助量子化学能量分解法的思想,以对 Cr(CO)₆及 TM⁹(CO)₆(TM⁹ = H f^- , Ta⁻, W, Re⁺, Os²⁺, Ir³⁺)中金属-羰基的成键中能量贡献的分解分析为例, 对金属-羰基成键中不同类型的 相互作用和成键本质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与人们传统的认识进行了比较。

CO在金属表面上的化学吸附,及 CO 与过渡金属间的配位成键,均为实验和理论研究的 热点,但有关 CO 金属的成键本质,直至量子计算化学理论以及计算机速度有了长足的发展之 后,人们才有了一定的认识。本文主要基于 G. Frenking和 N. Frohlich的一篇综述性文章 (Chem Rev, 2000, 100(2): 717-774),介绍最近有关羰基配合物中的成键的理论研究成果,即 通过能量分解法对金属羰基配合物中羰基 金属的成键本质进行研究所获得的认知。

1 CO与金属成键的基本认识

CO的电子排布方式可表示为: $(1\sigma)^2 (2\sigma)^2 (3\sigma)^2 (4\sigma)^2 (1\pi)^4 (5\sigma)^2 (2\pi^*)^0$,前线轨道 HOMO和 LUMO分别是 5°和 2 π^* 。对于 CO的 5°轨道,其主要由 O的孤对电子反馈到 C上 形成,致使 C端带有更多负电荷,因而 CO 作为电子供体时 C的反应活性大于 O,对于 CO 的 2 π^* 轨道,由于 O的电负性大于 C,相应 O的 2p原子轨道能量低于 C的 2p原子轨道,当原子 轨道组合成分子轨道时,致使成键轨道 1 π 含更多 O的成分,反键轨道 2 π^* 含更多 C的成分, 因而 CO 作为电子受体时 C的反应活性也大于 O。

如图 1所示,按前线轨道理论, CO与金属相互作用形成 σ键和 π反馈键,其相互作用体 系能态密度分布情况示于图 2¹¹。不难看出, CO 的 5σ轨道和 2^π轨道各自与金属的作用将 分别导致新的成键和反键轨道。

图 2表明, 成键轨道对应能量相对较低的峰 (与 5 σ 、2 π^{i} 各自分别相关的两个峰中能量较低的峰), 而反键轨道对应能量较高的峰。由于费米能级 ϵ_{r} 几乎位于 5 σ 与金属形成的反键轨道的顶部, 故 5 σ 与金属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弱的成键作用, 而费米能级 ϵ_{r} 位于 2 π^{i} 与金属形成的成键轨道的中部, 所以其作用可视为强成键作用。因此, 通常情况下 CO与金属间成键作用的主要贡献应来自于 CO的 2 π^{i} 轨道, 即金属 (M)向 CO的电子反馈。由此可以推测, 金属所带负电荷愈多, 金属的反馈能力应愈强, 故 M—CO键也应愈强。

然而,这一认识与最近的理论研究结果并非一致。图 3 所示为六羰基配位化合物

^{*} 基金资助: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J0630429)

^{**} 通讯联系人, E-mail wsx ia@ xmu. edu cn

 $TM^{q}(CO)_{6}(TM^{q} = Hf^{2}, Ta^{-}, W, Re^{+}, Os^{2+}, Ir^{3+})$ 中的 C—O 键长和第一 CO 配体解离能 (断 M—CO 键所需能量)与不同金属相关联的密度泛函理论研究结果^[2]。其中, C—O 键长值随第 三过渡系金属 (Hf^{2} 到 Ir^{3+})自左到右而逐渐减小 (单调变化), 其原因应为金属向 CO 的 2π^{*} 轨道反馈电子使 C—O 键削弱, 反馈电子愈多, C—O 键削弱程度则愈大, C—O 键长越长。对 O—C—M 而言, C—O 键削弱的同时, M—CO 键则似乎应得到增强, 然而, 第一 CO 配体解离能 的大小随金属所带电荷的变化却呈 U 形变化 (并非所期待的单调变化)。因此, M—CO 键的 强弱与金属所带电荷或向 CO 的 2π^{*} 轨道反馈电子的多少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关联, 说明上 述有关金属—CO 的成键的传统认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图 1 CO与过渡金属间的 σ 键和 π 反馈键



图 2 CO与金属作用时体系能态密度分布



(+: C-O键长; • : 第一 CO 配体解离能)

2 Morokuma能量分解法

按照 M orok un $a^{[3]}$ 能量分解法的思想, 化学键键能可想象为由几个不同过程或部分的贡献 组成。 A-B键的总键能 ΔE 可分解表示为: $\Delta E = \Delta E_{prep} + \Delta E_{ek} + \Delta E_{Pauli} + \Delta E_{orb}$, 其中 ΔE_{prep} 是将 A 和 B从各自的平衡几何构型和电子基态 "激发"到化合物 AB中的几何构型和电子态时所需 要的能量; ΔE_{ek} 是电子分布被冻结的 AB化合物中 A、B间的静电相互作用能 (通常是吸引性 的); ΔE_{Paul} 为占据轨道中自旋相同电子靠近时的相关作用能, 即 Pauli排斥能; ΔE_{orb} 为 A、B中 对称性匹配的前线轨道间的相互作用, 即轨道相互作用能, 能进一步分解为不同对称性轨道作 用 (如 σ 和 π)的贡献部分。

- 3 Morokuma能量分解法对羰基配合物中金属-羰基键的成键本质的认识
- 3.1 Cr(CO)₆的能量分解分析

对金属和羰基配合物中的成键的最深入彻底的研究是由 Davidson小组^[4-5]最先完成的, ⁶⁴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他们用不同量子化学计算方法对 Cr(CO)。成键进行了能量分解分析,如表 1所示,密度泛函理 论 (DFT)所得结果与实验值最为接近。

步骤	体系	ΗF	DFT	MR-CI	实验值
$\Delta E_{\rm prep}$	$\operatorname{Cr}(\operatorname{d}^{5}\operatorname{s}^{1})^{7}\operatorname{S}^{\rightarrow}(\operatorname{f}^{6}_{2g})^{1}\operatorname{A}_{1g}$	970. 7			
	6CO伸长	25. 1			
	\sum	995.8	648 5	665 3	
$\Delta E_{ m els}$	(CO) ₆	- 108. 8			
	C r = (CO) ₆	- 1138. 0			
	\sum	- 1246.8			
$\Delta E_{ m Pauli}$	(CO) ₆	460. 2			
	C r = (CO) ₆	1493. 7			
	Σ	1953. 9			
$\Delta E_{\rm els} + \Delta E_{\rm Pauli}$		707.1	435 1		
$\Delta E_{ m orb}$	t_{2g}	- 853.5			
	eg	- 284. 5			
	其他	- 225. 9			
	\sum	- 1343. 1	- 1744 7		
$\sum \Delta E$		359. 8	- 661 1	- 615 0	- 677.8

表 1 不同理论方法计算的 Cr(CO)。成键中的分解贡献能值 (单位 kJ/mo)

第一步: Cr从基态 ($d^{\circ}s^{-1}$)⁷S激发到 (b_{g})¹A_{1g},将 C—O 键伸长到与金属配位键合后的键长 值,从而得到所谓的"键准备"能 ΔE_{pep} ,从表 1可知, Cr $d^{\circ}s^{1} \rightarrow b_{g}$ "激发"能很大,达 970 7kJ/mol 而 6个 CO 的 C—O 键伸长仅需 25 1kJ/mol 第二步:将"激发"后的 Cr原子插入 6个 CO形成的八面体笼中,计算配体和中心金属间的静电相互作用能,其中,(CO)。笼的形成 产生 – 108 8kJ/mol的稳定化能,而 Cr的插入导致 – 1138 0kJ/mol的稳定化能;第三步:由于 第二步中形成的 Cr(CO)。的电子分布违反 Pauli原理,故需计算相同自旋电子之间的 Pauli排 斥作用,可以看出 Pauli排斥作用中 Cr(CO)。的电子排斥作用(1493 7kJ/mol)远大于(CO)。笼 的形成中的电子排斥作用(460 2kJ/mol);第四步:轨道相互作用:即计算中心金属与配体对称 性匹配轨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前述几种作用强度相比,金属与 CO 的轨道相互作用并非最 强, ΔE_{orb} 中不同对称性的轨道对成键能贡献的分解分析表明了 b_{g} 轨道对能量的贡献为 – 853 5kJ/mol(即金属向 CO π反馈键的作用)远大于 σ 轨道对成键能的贡献 (– 284 5kJ/mol)。

32 $\text{TM}^{q}(\text{CO})_{6}(\text{TM}^{q} = \text{H}\hat{f}^{-}, \text{Ta}, W, \text{Re}^{+}, O\hat{s}^{+}, \text{Ir}^{3+})$ 的能量分解分析

图 4所示为配体之间以及配体与金属间对称性匹配的轨道之间的相互作用示意图,金属 的价轨道分别为 s p d轨道,金属的 5个简并 d轨道在六配位的八面体场中分裂为能量较高 的 e_s轨道 (d₂, d_{2-y2})和能量较低的 t_s轨道 (d_y, d_y, d_y)。本文所考虑的过渡金属原子或离子 都为 d⁶电子组态,所以 6个 d电子恰好全部占据金属的 t_s轨道,而 e_s及更高能量的轨道则全 为空轨道。轨道相互作用主要可分为 3种类型: σ 型相互作用、 π 型相互作用及配体轨道自身 的弛豫。即, σ 型相互作用:对称性为 e_s, a₁, t_u的配体群轨道上 CO的 π 电子占据轨道分别向 金属中空的 d₂, d_{2-y2} (对应 e_s对称性), s(对应 a₁), p(对应 t_u)轨道授予电子形成 σ 键; π 型 相互作用:金属中电子占据的 d₂, d₁, d₂, d₁, d₂, d₂, d₂, d₂, d₂, d₂, d₂, d₂, d₂, d₁, d₂, d₂, d₂, d₂, d₂, d₁, d₂, d₂, d₂, d₂, d₂, d₂, d₁, d₂, d₃, d₃



电子形成反馈 π键,以及对称性为 t_u的配体群轨道向空的金属 p轨道授予电子形成 π键,而 后者相互作用常被遗漏;配体轨道之间的松弛:虽然作用较弱,也会产生一定的稳定化作用。

表 2为密度泛函理论对几个金属羰基配合物进行计算所得的不同相互作用对成键能的贡 献值。 可以看出. 第一. 随金属羰基配合物中心金属 第三过渡系金属从左至右的变化. 其轨道 相互作用能 (ΔE_{ob})的变化和总的结合能 ($\sum \Delta E$)变化大体相似,且数值接近。第二,体系的 静电相互作用随金属所带电荷的变化而变化很小。当金属带更多的正电荷时(比如 ${
m Ir}^{3+}$)、金 属和 🖸 配体的静电相互作用能并非想象的那样显著增加,因此,与人们的常规认识有所不 同。我们认为这是由于静电相互作用根源于静电引力和斥力二者的折中的缘故: 当金属所带 正电荷增加时,其对配体 CO 的吸引增强,金属的价轨道和 CO 配体将同时向金属中心收缩,在 引力急剧增加的同时,斥力也由于电子的相互靠近而急剧增加,从而两相互作用几乎抵消。第 三. Pauli排斥作用能和静电相互作用能几乎抵消,所以总成键结合能主要是与轨道相互作用 能对应。第四,轨道相互作用中不同轨道对成键能的贡献和金属所带电荷密切相关(这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认识)。可以清楚地看出,除了 ta轨道,其他所有轨道对成键能的贡献都随金属 所带正电荷的增加而增加。对于配体群轨道的 ta和 ta对成键能的贡献,随金属所带正电荷增 加,金属对配体的吸引增强,配体相互间靠得更近,从而配体间的轨道弛豫增强,即成键增强; e. a., t.对成键能的贡献源于随金属所带正电荷的增加,配体向金属空轨道的授予电子能力 增强;但对于 ts轨道,其能量贡献则随金属所带正电荷的增加而几乎线性减少,即,随着金属 所带正电荷的增加,金属的电子占据轨道 tg (dy, dz, dz)向配体 tg轨道反馈电子能力降低,因 此 M 与 CO形成的反馈 π键也相应减弱,与前述的各对称性轨道 (e, a₁, t_u, t_u, t_u)对成键能 的贡献趋势正好相反,在两种相反趋势的轨道作用贡献下,总的 M — CO 结合能呈 U 形分布。 所以,当金属为中性或者带负电荷时,对成键能的贡献主要源于 ₺₂(电子流向: M → CO),而当 金属带正电荷时,则主要来自于 eg(电子流向: M ← CO), 如 Ir(CO)³⁺ 情形, 甚至 tu, 即配体与 (下转第 77页)

平衡向左进行得较完全, $[Cu^{2+}]$ 很低, 则加入 NaOH 溶液是不会有 Cu(OH)₂沉淀的。因此, 在 $[Cu(NH_3)_4]$ SO₄溶液中加入少量稀的 NaOH 溶液是否有沉淀生成, 主要看 NH₃是否过量。如 果 NH₃过量较多, 没有蓝色 Cu(OH)₂沉淀生成; 如果将 $[Cu(NH_3)_4]$ SO₄溶于水中, 加入稀 N aOH 溶液则会产生沉淀。

参考文献

- [1] 武汉大学. 分析化学. 第4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2] 高职高专化学教材编写组. 分析化学. 第2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3] 马世昌.无机化合物辞典. 西安: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上接第 66页)

金属 p轨道作用的贡献 (-700 0kJ/mol)也要比 $\mathfrak{b}_{\mathfrak{g}}(-183 3$ kJ/mol)大很多。所以,并非所有 的金属 羰基配合成键中均为金属向 CO 的 π 反馈的成键方式占主导。

	H f(CO) $_{6}^{2-}$	T a(CO) -6	W (CO) $_6$	Re(CO) ⁺ ₆	$Os(CO)_{6}^{2+}$	In(CO) $_{6}^{3+}$
$\Delta E_{\mathrm{Pauli}}$	1537. 2	1729 7	1835. 9	1901.6	1888 2	1761. 0
$\Delta E_{\rm els}$	- 1500 4	- 1663 6	- 1657.7	- 1569 4	- 1478 6	- 1413.4
$\Delta E_{\rm els} + \Delta E_{\rm Pauli}$	36 8	66 1	178. 2	332 2	409 6	347. 7
a_{lg}	- 39 7	- 43 9	- 64. 4	- 114 6	- 199 2	- 329. 7
t _{l g}	- 5 4	- 4 2	- 12. 1	- 37. 2	- 81 2	- 141.8
e_g	- 348 9	- 473 2	- 665. 7	- 977. 8	- 1459 4	- 2178.6
t _{2g}	- 1830 1	- 1663 6	- 1289. 5	- 838 1	- 423 0	- 183. 3
t _{2u}	- 11 3	- 8 4	- 18.4	- 48 5	- 100 0	- 168. 2
t _{i u}	- 77. 0	- 72 0	- 110. 9	- 225 9	- 424 3	- 700. 0
$\Delta E_{ m orb}$	- 2312 5	- 2264 8	- 2160.6	- 2242 6	- 2687.4	- 3701. 6
$\sum \Delta E$	- 2275 7	- 2199 1	- 1982. 8	- 1910 4	- 2277. 8	- 3353. 9

表 2 DFT 计算的 TM^q (CO) _d成键作用中分解能量值^[6] (单位 kJ/m ol)

4 结束语

本文论述了近年关于金属羰基配合物中的成键本质的理论研究进展,通过将成键能分解 为物理意义明确的各部分贡献的详细分析而对金属羰基配合物的成键本质进行剖析。能量分 解研究法可为化学键的概念和化学键的本质架起一座桥梁,不失为一种普遍的方法,从而可以 有效运用于其他体系以探讨其化学成键本质。

参考文献

- [1] Santen R A, Neurock M. M olecularH eterogeneous Catalysis Gemany. W ILEY-VCH, 2005
- [2] Szilagy i R, Frenking G. Organom etallics, 1997, 16(22): 4807
- [3] Morokum a K. A & Ch on Res 1977, 10(8): 294
- [4] David son E R, Kun ze K I, M ach ado F B C, et al J A cc C han Res 1993, 26(22): 628
- [5] KunzeK L, Davidson E R. J Phys Chan, 1992, 96(5): 2129
- [6] Diefenbach A, Bickelhaupt FM, Frenking G. JAm Chan Soc, 2000, 122(27): 6449